《臺大東亞文化研究》第六期　AUG 2024
DOI: 10.6579/NJEAC.202408_(6).0002

江戶日本招貓文化的文獻考察

吳偉明*

動物提供研究文化史及宗教史一個嶄新的角度。貓在江戶日本史（1603-1868）扮演值得注意的角色。作為福神的招貓（中文俗稱招財貓）滲透江戶庶民的生活、文藝及信仰。本研究以原始文獻為基礎，探討江戶招貓文化的淵源、發展及其特色。招貓是江戶日本的一種獨特庶民文化及民間信仰，它對了解江戶庶民的價值觀、信仰及風俗均有幫助。至今江戶招貓文化仍未被學界有系統地整理，很多坊間廣傳的說法虛實交錯，以訛傳訛。透過文獻研究及分析，招貓在江戶日本興起的歷史背景及它在日本文化史及宗教史的意義將會被初步釐清。

本研究顯示江戶招貓文化有以下三大特色：第一，招貓文化是江戶日本自創的民間信仰。江戶日人將貓提升至神佛或靈獸的層次，出現大量招貓傳說及祭祀招貓的寺社。第二，江戶招貓文化將貓視作吉祥物及福神。人們將其安置在家中或店舖，祈求招福、致富、消災、除病。第三，招貓對江戶通俗文藝影響頗大。江戶招貓傳說在民間大受歡迎，刺激了各類通俗文藝的創作。

關鍵詞：招貓、江戶、民間信仰、庶民文化、中日比較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 香港中文大學日本研究學系教授

一、引言

動物提供研究文化史及宗教史一個嶄新的角度。在古代埃及、巴比倫及印度的神話及宗教中，貓都有其重要地位。[1] 貓在中國的影響則主要在文化的層面，在民間並沒有形成拜貓的風俗。在東亞漢字文化圈中，日本是少數將貓作崇拜對象的地方。在日本歷史中，貓一直與佛教與神道產生互動，從平安時代（794-1185）以來流傳一些具靈性及超能力的靈貓傳說。靈貓文化在江戶時代（近世或德川，1603-1868）發展成為一種民間信仰，供奉靈貓的寺廟遍布日本各地，有關靈貓報恩、殉死、忠義、招福、報仇的故事在近世的口頭傳承及文藝作品中都有所反映。

江戶靈貓信仰中以招貓（日語為「招き猫」、「招猫」或「招福猫児」，中文一般俗稱「招財貓」）的傳說最為獨特，在江戶（按：今東京）一地流傳甚廣，成為地域性的民間信仰。至今江戶招貓文化仍未被學界有系統地整理，很多坊間廣傳的說法虛實交錯，以訛傳訛。本研究以江戶時代的原始文獻為基礎，探討江戶招貓文化的淵源、發展及其特色。透過文獻研究及分析，招貓在江戶日本興起的歷史背景及它在日本文化史及宗教史的意義將會獲得初步釐清。

二、江戶招貓的歷史淵源

江戶日人對貓的興趣甚濃，養貓之風普及尋常百姓家。貓不但可以防鼠，同時亦是寵物，甚至成為民眾的吉祥物與崇拜對象。江戶中後期在江戶一地興起招貓信仰，出現不同的傳說及祭祀招貓的寺社。當今學界對日本招貓的起源仍未有嚴謹的考証與共識，現存的觀點可大抵分為中國啓發說、佛教演化說及日本原創說。

中國啓發說指出中國古時已有類似招貓的概念及造型，日本似受其啓發。[2] 此說主要有兩大論據。第一是來自華文傳媒的報導。有中國文物愛好者在 2014 年在

[1] 有關貓在古代各地神話、宗教、藝術的角色，參 Donald W. Engels, *Classical Cat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Sacred Cat* (London: Routledge, 1999); Katharine M. Rogers, *The Cat and the Human Imagination: Feline Images from Bast to Garfield* (Ann Arbor :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1); Elli Kohen, *World History and Myths of Cats* (New York: Edwin Mellen Press, 2003).

[2] 一些中國學者支持中國由來說，例如上海大學講師陳冠豪主張江戶日向院招貓傳說來自明清義貓傳說。參陳冠豪，〈日本招財貓起源傳說的情節辨析與溯源〉，《廣西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2 期 （南寧，2021），頁 119-128。

陝西岐山北魏窟龕群的南北朝遺跡中發現有一尊類似招貓造型的石雕像。[3] 第二是唐朝文獻中的記載。唐文學家段成式（803?-863）在其志怪故事集《酉陽雜俎》中有「貓洗面過耳，則客至」的記載。[4] 其實中國啓發說並非嚴謹的學術觀點。首先，北魏雕像群中見有類似招貓石雕之說未見有記載於任何學術報告或考古論文，只在華文傳媒及網絡上流傳，其可信性存疑。而且根據網絡流傳的圖片，未能肯定該石雕是否貓，再加上其左手已因風化脫落，無從確定其原本姿勢，因此石貓招手之說流於主觀猜想〔附圖 1〕。此外，《酉陽雜俎》中「貓洗面過耳，則客至」並無明確表示貓向客人招手。《酉陽雜俎》在江戶時代曾在日本重印，但是當時日人在談論招貓時並無任何人引用過它，因此可以推斷招貓應與《酉陽雜俎》無關。[5] 日本文獻中沒有貓洗面可招客的說法，反而有招雨之說。[6]



附圖 1：北魏雕像群中見有類似招貓石雕像

[3] 參周金柱，〈1600 年前北魏雕像群中現招財貓形象〉，《華商報》2014 年 6 月 10 日。《華商報》的文章在華文報章及網絡不斷被轉載。

[4] 段成式，《酉陽雜俎續集》卷 8〈支動〉，收入李昉編，《太平廣記》（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4），頁 695。清朝經史考証學者王初桐（1729-1821）的《貓乘》（1798）卷 1 亦有引用此句。參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子部、普錄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頁 362。清文人黃漢的《貓苑》（1852）亦有引用，但文字跟《酉陽雜俎續集》略有出入，它謂：「貓洗面過耳，主有賓客至。」收入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四庫未收書輯刊．第 10 輯》（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頁 616。

[5] 本草學者稻生若水（1655-1715）與丹羽正伯（1691-1756）在其本草書《庶物類纂》（1747）及易學者松井羅州（1751-1822）在其隨筆《它山石》曾引用過《酉陽雜俎》的上述文字，但內容均與招貓無關。

[6] 參矢田插雲，《江戶から東京へ．第 2 編》（東京：金櫻堂書店，1921），頁 342。松葉軒東井在其諺語辭典《譬喻盡》（1786）謂：「貓清潔時越耳則雨近。」（猫のめめするに、耳を越せば、雨に近し）。轉引自白石大二，《日本語の發発：語源．イディオム》（東京：東京堂，1961），頁 42。

不論考古或文獻均無法說明日本招貓跟中國有任何直接，或是間接的關係。中國歷代多貓圖，但無招手之狀。中國有關貓的專書如《貓乘》(1798)、《貓苑》(1852)均無相近記述。嚴格而言，中國根本沒有招貓的概念。即使有相似的東西或想法亦純屬巧合，至今仍沒有任何有力的考古發現或文獻顯示江戶招貓文化受到中國的影響。

佛教演化說認為招貓的原型是佛教財神大黑天，理由是大黑天有招手聚財的法相。日本的大黑天來自婆羅門教濕婆及佛教密宗大黑天神，牠在日本成為財神，位列七福神之一。其法相是左手拿木槌，右手背米袋。佛教演化說並非來自學界，主要是現代中國一些佛教徒的主觀聯想及在華文報章與網絡上傳播的觀點。[7] 此說未有可靠歷史文獻或實物支持。江戶時代不見有大黑天招手聚財的法相，此法相是現代民藝品的造型，因此歷史上招貓造型來自大黑天之說並不可靠。

日本原創說相信招貓信仰為江戶日人所創。[8] 這是日本主流學界的主張，日本學者提供江戶時代的文獻、文藝、繪畫及雕像等作佐証。遠藤薰認為招貓是從稻荷信仰的神狐轉化而來，屬於日本福神信仰系統。日本各地狐貓混習十分普遍，稻荷神狐在神態（招手、顏色）及屬性（穀物神）均與招貓相同。[9] 辻原康夫相信招貓是日本緣起物文化的產品，與七福神、達摩及福助等緣起物並列。[10] 菊地真及荒川千尋亦以招貓為日本獨特的緣起物，並追溯其淵源至平安文學。[11]

[7]例如《每日頭條》2019 年 2 月 4 日的文章〈大黑天紋身：大黑天詳解！〉（https://kknews.cc/zh-hk/astrology/q4y9qv8.html）及澳門的七葉佛教中心的網上文章〈怎樣供養「大黑天」財神?〉（http://www.freevega.org/god_way3.asp）均以招貓源自大黑天。

[8] 藤田一咲及村上瑪論主張招貓起源於江戶日本。參藤田一咲、村上瑪論，《幸せの招き猫》(東京：河出書房新社，1995)。

[9] 遠藤薫，〈猫神の迷宮：始原伝説と動物信仰の交錯と循環〉，《学習院大学法学会雑誌》55 卷 1 號（東京，2019.11），頁 43-90。

[10] 辻原康夫，《招き猫は何を招いているのか》(東京：光文社，2006)。

[11] 菊地真、荒川千尋，《招き猫の宮》(東京：戎光祥出版，2004)。

根據日本學者的研究，招貓在江戶時代主要是江戶一地興起的和製吉祥物。[12] 早在 18 世紀後期江戶市面已有人販賣陶製招貓及流傳各種相關傳說。招貓在 19 世紀達全盛期，浮世繪師安藤廣重（歌川廣重，1797-1858）在〈淨琉璃町繁華之圖〉（1852）中繪畫了江戶街頭遊女購買招貓的情景〔附圖 2〕。浮世繪師歌川國芳（1797-1861）在樂亭西馬（1799-1858）的小說《稻妻形怪鼠標子》（1853）所繪插圖中亦見有招貓的造型〔附圖 3〕。在江戶後期及明治初年，招貓成為江戶民眾的吉祥物及崇拜對象，在遊廓及歌舞伎座尤受歡迎。二代長谷川貞信（1848-1940）的浮世繪〈俳優樂屋影評判 坂東壽三郎〉（1884）見歌舞伎俳優二代目坂東壽三郎（1857-1889）的樂屋（按：休息室）有祭祀招貓的神棚〔附圖 4〕。



附圖 2：安藤廣重的〈淨琉璃町繁華之圖〉

[12] 亦有少數論者提出關西起源說，謂江戶中期京都檀王法林寺所祭主夜神尊的使者有舉右手的黑貓法相，宣稱它是日本最早的招貓。參井上賴壽，《改訂京都民俗志》（東京：平凡社，1968），頁 205。不過此說欠文獻及實物支持。該寺現今所藏的主夜神尊黑貓木像造於江戶後期。



附圖 3：《稻妻形怪鼠標子》的招貓造型



附圖 4：長谷川貞信的〈俳優樂屋影評判 坂東壽三郎〉

三、江戶文獻中的招貓傳說

江戶時代有關招貓的傳說眾多，但大部分屬於口耳相傳，難辨真偽。有近世文獻佐証的版本其實只有三個：淺草金戶燒招貓、兩國回向院小判貓及吉原招貓。

淺草金戶燒招貓傳說主張江戶淺草今戶是招貓的發源地。此說源出考証家齋藤月岑（1804-1878）編的近世江戶編年大事記《武江年表》(1882)。[13] 它記在 1852 年 3 月淺草花川戶有一老婆婆因貧窮而要投靠親戚，她無奈打算放棄所飼養的三毛貓。當夜三毛貓向老婆婆報夢，表示若按其樣子用泥土做一個瓷貓玩偶，好運自會接踵而來。她按指示做瓷貓後突然轉運，不用再投靠親戚。其它人紛紛向她借瓷貓，當作神佛般拜祭以祈求好運及治病。老婆婆覺得這是商機，遂在淺草開店賣今戶燒招貓。[14] 該店的位置在淺草寺內淺草神社鳥居旁，廣受民眾歡迎。江戶書商藤岡屋由藏（1793-?）在《藤岡屋日記》(1868）記曰：

> 嘉永五年（按：1852 年）春淺草觀音貓之由來：淺草隨神門（按：淺草寺東側淺草神社前面的通用門）內三社權現（按：淺草神社）鳥居旁有老女販賣一排排的今戶燒貓，稱之為丸〆貓或招貓。娼家、茶屋（按：提供茶及和菓子的飲食店）、音曲（按：演奏三味線音樂的小店）等地用它來招徠客人。求之可致信心也。[15]

又謂在同年的歌謠盛會大津繪節舉行時「淺草之奧山有一老婦向客人販賣招貓或丸〆貓。」[16]

淺草金戶燒招貓傳說另外還有兩個版本。其一亦來自《藤岡屋日記》，謂 1852 年淺草寺梅園院境內有老婦販賣土人形，其養貓因殺了小鳥而畏罪投井自盡，其後該貓向老婦報夢，叫她造金戶燒貓像，凡拜祭者可保無病。老婦遂在淺草神社鳥居旁賣金戶燒貓而聞名。[17] 另一來自塵哉翁的隨筆集《巷街贅説》(1857)，它記 1829

---

[13] 齋藤月岑，《武江年表・卷 9》，收入江戶叢書刊行會編，《江戶叢書・卷の 12》(東京：江戶叢書刊行會，1917)，頁 272。

[14] 今戶燒泛指江戶淺草今戶生產的陶瓷器，其起源可追溯至安土桃山時代（1568-1603）。

[15] 譯自藤岡屋由藏，《近世庶民生活史料・藤岡屋日記 5》(東京：三一書房，1989)，頁 65。原文如下：「嘉永五子年春　浅草観音猫の由来：浅草随神門内三社権現鳥居際へ老女出て、今戸焼の猫をならべて商ふ、是を丸〆猫共、招き猫共いふなり、是は娼家。茶屋、其外音曲の席等は余多の客を招き寄候とて、是を求め信心致す也。」

[16] 譯自前揭書，頁 98。原文如下：「浅草の奥山で、御客どん／＼招き猫、おばあさんひとりでおまへが丸〆猫。」

[17] 參前揭書，頁 65。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年淺草有一菜販因要照顧生病的老父，向其貓表示希望牠能報恩。隨後貓突然失蹤，不久老父夢見此貓，並被告之要造貓像販賣，結果菜販在淺草寺內販賣今戶燒貓致富。菜販相信是亡貓回來報恩，故為其造貓塚。[18]

今戶燒招貓是江戶下町的人氣商品，其基本造型是左手舉起，戴上頸巾的黑斑白貓。因白色身上有朱色〆的圓型標誌，別稱「丸〆猫」。〆是和製漢字，代表「閉め」，把錢留住之意。[19] 安藤廣重的《淺淨瑠璃町繁花之圖》所描繪江戶街頭販賣招貓的小店有〆的符號，代表是正版金戶燒招貓。此外，淺草寺內亦有人販賣有「本丸〆」的招貓，估計是因有類似商品出現，原產商加上「本」字，強調是元祖商品。本丸〆的招貓在幕末是淺草土產代表之一。

兩國回向院小判貓傳說記載於藤岡屋由藏的《藤岡屋日記》、考証家石塚豐介子（1799-1861）的《街談文々集要》（1860）及雜學家宮川政運（1796?-1865）的《宮川舍漫筆》（1862）。故事均有關貓兒為主人偷金幣被殺，但具體內容不盡相同。《藤岡屋日記》是由藏自 1804 年至 1868 年之間的日記，亦是最先介紹小判貓的文獻。它謂 1816 年 3 月有小販阿金在新年時把錢輸光，無錢買貨。其貓偷來三枚小判（按：江戶時期流通的其中一種金幣），酒醉的阿金竟叫貓再帶多些小判回來，貓最終被人發現偷錢後遭處死。此貓被葬於兩國回向院〔附圖 5〕。阿金自此戒賭戒酒，事業有成。[20]

較後出版的《宮川舍漫筆》對此事的記述有所不同，它謂 1816 年江戶找換店店主時田喜三郎養有一家貓阿玉。阿玉偷來兩枚小判給一個魚販治病，報答魚販不時給牠吃魚之恩。結果阿玉被人發現偷錢後遭處死。店主知道靈貓是為救人才偷錢，遂在兩國回向院建貓塚祭祀，阿玉得「小判貓」之名及「德善蓄男」的佛教法名。[21]

考証家石塚豐介子在《街談文々集要》亦有記述此事，發生年份同是 1816 年，不過貓的飼主變成神田川旁魚店福島屋的清右衛門，清右衛門因患病，貓在鄰家伊勢屋偷來一枚小判給主人治病而被殺。伊勢屋得悉原因後在兩國回向院建貓塚。[22]

---

[18] 〈浅草の猫〉，塵哉翁：《巷街贅説》，收入森銑三、北川博邦編，《続日本随筆大成別巻》（東京：吉川弘文館，1983），頁 116-117。

[19] 永野忠一，《猫と日本人：猫の文化史》（[大阪府]高石：習俗同攻會，1982），頁 142。

[20] 藤岡屋由藏，《近世庶民生活史料・藤岡屋日記 1》（東京：三一書房，1989），頁 185。此故事在近代被改編成落語〈猫の恩返し〉（貓之報恩）及〈猫定〉。

[21] 〈猫恩を報〉，宮川政運，《宮川舍漫筆》，收入日本隨筆大成編輯部編，《日本隨筆大成・第 1 期》（東京：吉川弘文館，1976），卷 16，頁 313-314。

[22] 〈文月猫名誉〉，石塚豐芥子編：《珍書刊行会叢書・第 6 冊・街談文々集要》（東京：珍書刊行會，1915），頁 175-177。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附圖 5：兩國回向院貓塚（1816 年 3 月 11 日立）。
筆者拍攝於 2024 年 6 月 25 日。

小判貓傳說分別有一小判、兩小判及三小判的三種說法，但當中靈貓為報恩偷錢被殺的主線情節則無不同，而且都是葬於兩國回向院及建有貓塚。明朝朱國禎（1558-1632）在其筆記《湧幢小品》（1621）中有義貓報恩偷錢的故事，貓為貧窮的主人送上五兩金助其交租，但貓沒有因此被殺。沒有証據顯示《湧幢小品》對日本靈貓報恩偷錢譚帶來任何影響。[23] 作為比較，義貓在中國不用為主人捨命，但在江戶通俗文化中，死亡是常被浪漫化的主題，招貓傳說中亦不乏為主人犧牲的義貓。

兩國回向院小判貓是江戶靈貓報恩傳說，本與招貓無關，回向院的貓塚、貓

[23] 陳冠豪以《湧幢小品》（1621）比《宮川舍漫筆》（1858）成書更早而斷言回向院版招財貓受到中國義貓傳說的影響。參陳冠豪，〈日本招財貓起源傳說的情節辨析與溯源〉，頁 126-128。

臺北學術期刊資料庫

像並無招貓的造型。此傳說在現代卻與招貓混為一談，連解說的木牌亦有小判招貓圖。

吉原招貓是一個古老傳說的江戶青樓版本。江戶花街吉原的遊廓（按：亦稱遊女屋，妓院之意）三浦屋第三代薄雲太夫（按：最高級的藝妓，亦名花魁）養有一頭叫阿玉的三毛貓。因她終日與貓形影不離，惹來妓院主人的不滿。在 1688 年的某日妓院主人趁薄雲如廁時殺了跟隨其後的阿玉。阿玉被斬首，死時被發現口咬一蛇，這才得知阿玉原來在保護薄雲。妓院主人有感於貓的忠義，在吉原的淨土宗西方寺建貓塚。唐物屋主人送阿玉的沈香木像給薄雲。淺草有人仿製阿玉像，大受遊女歡迎，成為吉原招貓的由來。[24] 薄雲死後亦連同木像一起葬於西方寺，後來發生一場火災，不幸將貓像燒毀。西方寺在 1891 年遷至巢鴨，貓塚（「薄雲大夫貓之墓」）在關東大地震時被毀，寺內仍保留有一尊舉起左手的阿玉石像。薄雲的墓則移至品川的妙蓮寺。

吉原招貓傳說改編自早已在民間流行的大蛇退治傳說。日本中世在各地流傳忠犬咬蛇救主人被誤殺的傳說，江戶時代出現忠貓版大蛇退治傳說。[25] 此事初記於講釋師（按：說書講故事者）馬場文耕（1718-1759）的《近世江都著聞集》（1757，亦稱《江戶著聞集》）。[26] 江戶書商蔦屋重三郎（1750-1797）的《烟花清談》（1776）亦有詳記此事，內容與《近世江都著聞集》大同小異。通俗小說家山東京傳（1761-1816）在其繪本小說（歌川國貞（1786-1865）繪圖）《薄雲貓舊話》（1812）用通俗手法介紹吉原招貓的故事，差別只是將地點改為美濃國野上之里。國學者喜多村信哲（1738-1856）在《嬉遊笑覽》（1831）亦簡介了《近世江都著聞集》的相關故事。[27]

[24] 小方宗次、大友藤夫、高野賢治，《ペット用語事典犬・猫編》（東京：ワンダーブック，2005），頁 305-306。

[25] 有關義犬版大蛇退治傳說，參吳偉明，〈日本義犬傳說與近世武士道〉，《東亞觀念史集刊》21 期（臺北，2023.9），頁 227-272。在江戶文學及舞臺，以忠貓咬蛇救主人而被誤殺為主題的作品有畫家英一川（?-1778）的《松下庵隨筆》、政治家松平定信（1759-1829）的《花月草紙》（1803）及劇作家山東京山（1767-1858）的《朧月貓草紙》（1842）。

[26] 〈三浦遊女薄雲が伝〉，馬場文耕，《近世江都著聞集・巻 5》，收入岩本活東子編：《燕石十種・巻 5》（東京：中央公論社，1980），頁 10-18。

[27] 喜多村信哲，《嬉遊笑覽・下卷》（東京：成光館，1932），頁 558。

臺大圖書期刊資料庫

吉原招貓傳說刺激了江戶文藝的創作。安藤廣重描繪吉原遊女屋小貓的浮世繪〈淺草田圃酉之町詣〉似受其啓發。[28] 江戶歌舞伎市川座在 1835 年演出的《梅初春五十三驛》及在 1866 年演出的《櫓太鼓鳴音吉原》均加入薄雲與貓的角色。畫師月岡芳年（1839-1892）在其浮世繪〈古今比賣鑑 薄雲〉（1875）內附有一段文字，將故事改為妓院主人帶走阿玉，令薄雲憂鬱無法接客。最後妓院主人只好將貓歸還予薄雲〔附圖 6〕。古川柳亦有「薄雲が猫は鼠をとらぬなり」（薄雲之貓不捕鼠）的名句。[29]



附圖 6：月岡芳年的〈古今比賣鑑 薄雲〉

以上有文獻記錄的三大江戶招貓傳說有一些值得注意的共通點，就是俱為發生於 19 世紀淺草一帶的義貓報恩故事。貓的主人均屬於社會的低下階層。江戶招貓傳說多少反映了江戶庶民的喜好及價值觀。金戶燒傳說包含靈獸報夢譚及報恩思想。

[28] 江戶時代出現不少貓與藝妓的浮世繪，其中以歌川國芳（1797-1861）、安藤廣重及鈴木春信（1724-1770）留下最多這類作品。參稻垣進一、惠俊彥，《江戶猫・浮世絵猫づくし》（東京：東京書籍株式會社，2010）。

[29] 至文堂編集部編，《川柳江戶名所図会》（東京：至文堂，1970），頁 257。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小判貓傳說有報恩、禁貪婪的道德教訓。吉原傳說改編自大蛇退治傳說及反映遊廓文化。

四、口耳相傳的江戶招貓傳說

江戶招貓傳說中有一些流傳甚廣的說法，至今仍無法找到近世文獻上的充份支持，這包括兩國金銀漆貓、世田谷豪德寺及落合自性院這三大招貓傳說，其內容虛實交錯，有待學界作進一步研究。[30]

兩國金銀漆貓傳說是有關江戶兩國的兩大人氣妓院與貓的故事。江戶中期貓已成庶民的吉祥物，貓亦成妓女或妓院的代稱，因貓的日語發音 neko 與「寢子」的發音相近，意即可以同睡的女子。江戶妓院有取貓為名，例如山貓、金貓、銀貓等。根據江戶中後期川柳句集《誹風柳多留》的記載，享保至文政年間（1716-1829）隅田川兩國回向院前有銀貓及金貓兩大私娼館，分別放置了金箔銀漆及金箔金漆的大型貓像以招徠客人。[31] 銀貓開店早於金貓，而金貓收費高於銀貓。作家大田南畝（1749-1823）在滑稽本《奴凧》（1780）記曰：「天明年間兩國橋之東回向院前有私娼，金貓收金一匁、銀貓收銀二朱。」[32] 喜田有順在其隨筆集《親子草》（1797）中記：「赤坂氷川之社地、芝神明、本所回向院前，在首個辯天門前，有兩處稱貓的地方。」[33] 石塚豐介子在《岡場遊廓考》（1842）亦謂「本所回向院前，但土手側，云：『金貓十五匁，銀貓七匁五分。』」[34] 通俗文學家山東京傳在《蜘蛛之絲卷》

[30] 此外，京都法林寺招貓傳說亦未找到相關文獻支持。相傳江戶中期京都法林寺有一黑色招貓雕像，是該寺主祭夜主神尊的使者，它被認為可防盜防火。至於近年十分流行的越後屋招貓其實是現代人的文藝創作，其故事來自奈知未佐子（1951-?）的小說《越後屋小判》（1994），江戶時代並無此說。《越後屋小判》謂江戶染布商越後屋主人嗜賭，每次輸光後，其靈貓阿玉便帶回一枚金幣。原來靈貓是用自己的身體變出金幣，亦因此最終消失。越後屋主人後悔不已，自此發奮工作。為了紀念靈貓，他在店前放置一個拿着金幣的靈貓雕像。

[31] 阿達義雄：《江戶川柳経済志：物価・遊里編》（東京：川柳文藝學會，1970），頁 111-112；久松潛一、佐藤謙三編，《角川古語辭典》（東京：角川書店，1972），頁 368。

[32] 譯自大田南畝，《奴凧》，收入大田南畝著，濱田義一郎編，《大田南畝全集・第 10 卷》（東京：岩波書店，1985），頁 472。原文如下：「天明の頃まで、両国橋の東回向院に隠し売女あり、金一匁を金猫といひ、二朱を銀猫をいひしなり。」

[33] 譯自喜田有順：《親子草》，收入國書刊行會編，《新燕石十種・第 1》（東京：川柳文藝學會，1912），頁 41。原文如下：「赤坂氷川の地、芝神明、本所回向院前、一ツ目辨天門前、此二箇所を猫といふ。」

[34] 石塚豐介子，《岡場遊廓考》，收入三田村鳶魚校訂，《未刊随筆百種・第一卷》（京都：米山堂，1929），頁 7。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1846）記曰：「銀貓二朱，金貓一分銀。」[35]

大量文獻均顯示兩國曾有金貓、銀貓兩大私娼館，但在其中發生的殉情故事則是舞臺流傳的故事。銀貓主人彌兵衛因沉迷賭博而陷財困，唆使夫人阿綱接近熟客吳服遠州屋八兵衛以謀財，不料二人產生真感情。1783 年阿綱與八兵衛雙雙在銀貓留下遺書後自殺。銀貓不久結業，金貓自此更受歡迎。[36] 以上殉情故事有可能是改編自大阪歌舞伎《お妻. 八郎兵衛》（1702）。該劇以 1702 年 7 月大阪古手屋（按：買賣古服、古物的二手店）主人八郎兵衛殺害茶屋丹波屋主人女兒阿妻後自殺的「無理心中」（按：謀殺情人後自殺）真實事件為題材。月岡芳年作浮世繪〈古手屋八郎兵衛〉（1859）描述古手屋八郎兵衛殺害阿妻一幕。八兵衛與阿綱的故事可謂是其江戶版，但變成更為感人的有情人一起殉死。此故事在江戶後期被改編為歌舞伎《八十八夜恨鮫鞘》（1795）、《文月恨鮫鞘》（1813）及淨瑠璃《褄重恨鮫鞘》（1851）。

世田谷豪德寺傳說記述江戶禪寺豪德寺如何復興的故事。相傳弘德庵在江戶初年香火欠盛。1624 年某天彥根城城主井伊直孝（1590-1659）與數名家臣狩鷹後路過寺前，其時剛好雷電交加，白色靈貓阿玉向他們招手。直孝遂入寺避雨，並與寺僧談佛。後來雷電打中寺外大樹，大樹倒下，直孝明白若非避雨，可能已經遇害。他見寺廟破落，為了報恩，於是便出資重修。1659 年直孝過身，得「豪德天英大居士」法號，弘德庵亦改稱豪德寺。豪德寺成了井伊家的菩提寺，井伊直孝的墓亦安置在寺內。自此寺廟的人氣重現。靈貓阿玉死後，主持做了貓塚及將阿玉的雕像安奉在寺內招福觀音堂，俗名「招福觀音」、「招貓殿」、「招福殿」及「招福貓兒」，阿玉成為觀世音菩薩的化身，豪德寺因此獲貓寺的俗稱〔附圖 7〕。[37] 近世文獻不見有記此事，直至明治以後該寺招福觀音堂一帶才開始販賣及供奉招貓，豪德寺靈貓傳說的相關記述亦相繼出現。[38]

---

[35] 山東京傳，《蜘蛛の糸巻》，收入日本隨筆大成編輯部編，《日本隨筆大成・第 2 期・第 7 卷》（東京：吉川弘文館，1974），頁 317。

[36] 有傳阿綱與八兵衛的墓在兩國回向院，在 1923 年關東大地震時被毀。參芳賀登，《日本女性人名辭典》（東京：日本図書センター，1993），頁 256。

[37] 參長澤利明，《江戶東京の庶民信仰》（東京：三彌井書店，1996），頁 154-155。

[38] 筆者所見最早記錄是矢野弦的〈東京郊外の伝説めぐり〉（《旅と伝説》三之五，1930，頁 37-42）及石井正義的《甲州街道の今昔》（東京：多摩鄉土史研究會，1932，頁 63）。民俗學者柳田國男（1875-1962）在其《日本傳說名彙》（東京：日本放送出版協會，1950，頁 77）亦有引用。



附圖 7：豪德寺招貓殿旁邊的招貓。
筆者拍攝於 2023 年 11 月 10 日。

落合自性院招貓傳說與室町後期武將太田道灌（1432-1486）的事蹟有關。江戶新宿曾是江古田原戰的戰場，1477 年道灌在戰事中被敵軍追殺而迷路，遇上有一黑貓阿玉向其招手，領他避難到自性院。道灌後來在取得勝利後將黑貓帶回江戶城領養。黑貓死後，他建貓地藏供奉於自性院，稱貓地藏堂，阿玉被供奉為貓地藏尊。[39] 後來江戶中期神樂坂鮨屋彌兵衛奉納貓面地藏。貓地藏及貓面地藏二尊石像均非招貓造型，它們在江戶時期公開供人供奉，參拜者眾多。近代以來該寺每年二月三日舉行貓地藏祭，將兩貓地藏石像公開，還舉行唸經、跳七福神舞、拋豆驅鬼等活動。[40] 自性院招貓傳說純是口耳相傳，沒有任何文獻的支持。現代以降自性院與招貓關係變得密切。自性院在入口建立大型小判招貓石像，而且在節分會將有梵文的招貓給與信眾以保平安。

[39] 宮田登編，《日本伝說大系・第 5 卷》（東京：みずうみ書房，1982），頁 237。另有一說謂自性院招貓源於江戶中期，1767 年一豪商為亡女祈求冥福，在自性院奉納貓面地藏。
[40] 宇野信夫、加藤楸邨監修，《東京歲時記・第 4 卷》（東京：小學館，1988），頁 159。

臺大圖書期刊資料庫

五、江戶招貓文化的特色

本研究透過對近世日本文獻的文字與圖像的整理及分析，歸納出江戶招貓文化的三大特色：

第一，招貓文化是江戶日本自創的民間信仰。貓在中國不是被祭祀的對象，江戶日本卻將貓提升至神佛或靈獸的層次，出現大量靈貓傳說及祭祀靈貓的神社、佛寺。靈貓甚至獲得權現、大明神等神佛折衷的法名或地藏、觀音等佛教菩薩的稱號。招貓屬於靈貓之一種。招貓傳說反映江戶庶民的報恩思想。招貓成為民間信仰，在江戶的一些佛寺或神社可見相關的貓塚、貓像、貓碑、貓祭，部分業界（如花柳界、舞臺、茶屋、音曲）及庶民在職場或家中設立供奉招貓的神棚。

兩國回向院及淺草淺草神社是江戶時代與招貓文化關係最密切的寺社，反映佛教及神道均包容，甚至推廣招貓信仰。回向院是與小判貓傳說或銀貓殉情事件相關的佛寺，內有建造於江戶後期的小判貓石貓塚。《誹風柳多留》謂在 1763 年 2 月 15 日回向院在舉行紀念釋迦牟尼佛入滅的涅槃會中，金貓及銀貓的遊女都前來出席。[41] 淺草神社是淺草寺內的神社，是今戶燒招貓最初販賣之地，今戶燒丸〆貓的流行令淺草神社及淺草寺人流更旺。

第二，江戶招貓文化將貓視作吉祥物。貓在中國不是吉祥物，人們不會在店舖或家中擺放貓像招財。江戶日本興起福神及緣起物信仰，招貓是其中一種福神及緣起物，其興起令貓在江戶日本成為吉祥物，人們將其安置在家中或店舖，祈求招福、致富、消災、除病。因為今戶燒招貓大受歡迎，令淺草地區更為熱鬧，陶瓷招貓成為著名的淺草土產，生產商及店舖互相激烈競爭，出現本丸〆貓、丸〆貓等商標。[42]

招貓在江戶日本亦是遊廓文化的一部分，妓院及遊女均稱貓，而且養貓成風。不少招貓傳說都與妓院或遊女相關。妓院擺放招貓招客及遊女購買陶瓷招貓祈求客源不斷，難怪淺草、兩國一帶擁有最多招貓的傳說及寺社。

第三，招貓對江戶通俗文化影響頗大。招貓不是貴族文化，幕藩重臣、公卿、高級武士、儒者對此均無興趣，但對江戶百姓卻別具親和感與魅力。商人、小販、工匠、農民、演藝者、遊女出身的平民均被牠深深吸引。江戶時代招貓傳說也許部

[41] 渡邊信一郎，《江戶川柳》（東京：岩波書店，1998），頁 168。

[42] 現今小判貓成為日本及亞洲各地流行招財貓的最常見造型。不過在江戶時代，不論浮世繪或陶瓷藝術均不見小判貓造型，小判貓大受歡迎是因戰後常滑燒推廣之故。

臺灣藝術期刊資料庫

分流於荒誕無稽，但卻能迎合大眾喜歡獵奇及善惡因果故事的口味，而且加入著名的民間傳說及當代引起社會話題事件的元素，因此在民間大受歡迎。

也許沒有其它靈獸能像貓般對江戶通俗文藝產生如此巨大的影響。招貓傳說刺激了數量可觀與招貓相關的小說、隨筆、浮世繪、木像雕刻、陶瓷工藝品、歌舞伎、淨琉璃、落語及川柳，其中以薄雲與三毛貓及銀貓殉情事件最為家傳戶曉。[43]

總而言之，從日本文化史及宗教史的角度而言，招貓是江戶日本的一種獨特庶民文化及民間信仰，它對了解江戶日人的價值觀、信仰及風俗均有幫助。從招貓文化可見貓對江戶文化影響頗大，在東亞、甚至全球亦難找到類似的例子，因此很有研究意義。

[43] Rhiannon Paget, *Divine Felines: The Cat in Japanese Art* (Tokyo: Tuttle Publishing, 2023); 遠藤薫，〈近世における都市－農村・日本－世界の文化的交差：〈近代〉を準備した江戸の猫ブーム〉，《学習院大学法学会雑誌巻》53: 1（東京，2017.9），頁 41-82。

臺大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參考文獻

一、文獻

[日文]

大田南畝，《奴凧》，收入大田南畝著，濱田義一郎編，《大田南畝全集・第 10 卷》，東京：岩波書店，1985。

山東京傳，《蜘蛛の糸巻》，收入日本隨筆大成編輯部編，《日本随筆大成・第 2 期・第 7 巻》，東京：吉川弘文館，1974。

石塚豐芥子編：《珍書刊行会叢書・第 6 冊・街談文々集要》，東京：珍書刊行會，1915。

石塚豐介子，《岡場遊廓考》，收入三田村鳶魚校訂，《未刊随筆百種・第一巻》，京都：米山堂，1929。

至文堂編集部編，《川柳江戸名所図会》，東京：至文堂，1970。

宮川政運，《宮川舍漫筆》，收入日本隨筆大成編輯部編，《日本随筆大成・第 1 期》，東京：吉川弘文館，1976。

馬場文耕，《近世江都著聞集・卷 5》，收入岩本活東子編：《燕石十種・卷 5》，東京：中央公論社，1980。

喜田有順：《親子草》，收入國書刊行會編，《新燕石十種・第 1》，東京：川柳文藝學會，1912。

喜多村信哲，《嬉遊笑覧・下卷》，東京：成光館，1932。

塵哉翁：《巷街贅説》，收入森銑三、北川博邦編，《続日本随筆大成別巻》，東京：吉川弘文館，1983。

齋藤月岑，《武江年表・卷 9》，收入江戶叢書刊行會編，《江戶叢書・卷の 12》，東京：江戶叢書刊行會，1917。

藤岡屋由藏，《近世庶民生活史料・藤岡屋日記 5》，東京：三一書房，1989。

[中文]

王初桐，《貓乘》（1798），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子部、普錄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段成式，《酉陽雜俎續集》卷 8〈支動〉，收入李昉編，《太平廣記》，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4。

黃漢，《貓苑》，收入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四庫未收書輯刊・第 10 輯》，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二、近人著作

[日文]

小方宗次、大友藤夫、高野賢治,《ペット用語事典犬．猫編》，東京：ワンダーブック，2005。

久松潛一、佐藤謙三編,《角川古語辞典》，東京：角川書店，1972。

井上頼壽,《改訂京都民俗志》，東京：平凡社，1968。

矢田插雲,《江戸から東京へ．第 2 編》，東京：金櫻堂書店，1921。

矢野弦,〈東京郊外の伝説めぐり〉《旅と伝説》三之五，1930。

白石大二,《日本語の發発：語源．イディオム》，東京：東京堂，1961。

永野忠一,《猫と日本人：猫の文化史》，高石：習俗同攻會，1982。

石井正義,《甲州街道の今昔》，東京：多摩郷土史研究會，1932。

辻原康夫,《招き猫は何を招いているのか》，東京：光文社，2006。

宇野信夫、加藤楸邨監修,《東京歳時記．第 4 卷》，東京：小學館，1988。

柳田國男,《日本傳說名彙》，東京：日本放送出版協會，1950。

阿達義雄：,《江戸川柳経済志：物価．遊里編》，東京：川柳文藝學會，1970。

長澤利明,《江戸東京の庶民信仰》，東京：三彌井書店，1996。

芳賀登,《日本女性人名辞典》，東京：日本図書センター，1993。

菊地真、荒川千尋,《招き猫の宮》，東京：戎光祥出版，2004。

宮田登編,《日本伝說大系．第 5 卷》，東京：みずうみ書房，1982。

渡邊信一郎,《江戸川柳》，東京：岩波書店，1998。

遠藤薫,〈猫神の迷宮：始原伝説と動物信仰の交錯と循環〉,《学習院大学法学会雑誌》55 卷 1 號（東京，2019.11），頁 43-90。

遠藤薫,〈近世における都市－農村．日本－世界の文化的交差：〈近代〉を準備した江戸の猫ブーム〉，《学習院大学法学会雑誌卷》53: 1 （東京，2017.9），頁 41-82。

稻垣進一、憲俊彥,《江戸猫．浮世絵猫づくし》，東京：東京書籍株式會社，2010。

藤田一咲、村上瑪論,《幸せの招き猫》，東京：河出書房新社，1995。

[中文]

吳偉明，〈日本義犬傳說與近世武士道〉，《東亞觀念史集刊》21 期（臺北，2023.9），頁 227-272

周金柱，〈1600 年前北魏雕像群中現招財貓形象〉，《華商報》2014 年 6 月 10 日。

陳冠豪，〈日本招財貓起源傳說的情節辨析與溯源〉，《廣西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2 期 （南寧，2021），頁 119-128。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英文]

Engels, Donald W. *Classical Cat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Sacred Cat*, London: Routledge, 1999.

Kohen, Elli. *World History and Myths of Cats*, New York: Edwin Mellen Press, 2003.

Paget , Rhiannon, *Divine Felines: The Cat in Japanese Art*, Tokyo: Tuttle Publishing, 2023.

Rogers, Katharine M. *The Cat and the Human Imagination: Feline Images from Bast to Garfield*, Ann Arbor :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1.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A Textual Investigation of the Maneki-neko (Beckoning Cat) Culture in Edo Japan

Wai-ming Ng

Animals provide a new perspective for understanding cultural and religious history of a nation. Cats 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in the history of Edo Japan (1603-1868). The maneki-neko (reckoning cat) can be found in different facets of Edo folk culture and folk belief. Based on primary sources,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origins, development and characteristics of maneki-neko in Edo Japan. Maneki-neko was a form of folk culture and folk belief of Edo Japan through which we can understand the values, beliefs and customs of Edo Japanese. Heretofore, maneki-neko has been little-studied and many stories about it remain inaccurate. Through this textual investigation, we will understand why Edo Japan experienced such a maneki-neko boom and the cultural and religious significances of maneki-neko in Edo history?

This study has identified three major characteristics of maneki-neko in Edo Japan. First, it was a folk religion developed by Edo Japanese within Japan's Shinto and Buddhist framework. Maneki-neko was worshipped in shrines and temples and many stories were created. Second, it became a lucky symbol merchandized and decorated widely in the Edo City. Third, maneki-neko had a strong impact on Edo folk culture and it can be found in various forms of Edo art such as paintings, novels and kabuki.

Keywords: Maneki-neko, Edo Japan, folk religion, folk culture, Japan-China comparison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